

就由丈夫看管。萬一兩個人同時有課，就只好把兒女一同帶進教室。好在美國小孩都十分精靈，上課時，居然都不吵鬧，倒是一大奇蹟；也是美國大專院校課室中的一大奇景！好在我們中國的

大專院校裏還沒有這種事；如果有，真不知會不會變成報紙社會新聞版上的頭條新聞！

當然，除了這些奇景外，美國大專院校裏披頭散髮、破破爛爛的嬉皮學生，也算得上是一大

奇景；只是這種嬉皮學生現在逐漸有一種沒落的趨勢，不過，這也許只是東方人的一種看法；要是問一個美國人對此有何感想，很可能，一點感想也沒有。

八一三之回憶

王紹齋

市政府密設軍事組

上海市自民國廿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駐軍第九路軍與日軍發生衝突以後，我政府以湘粵贛剿匪軍事未結束，無力對外作戰，故不惜忍辱負重，力求和平解決，認作地方事件，接受駐滬各國總領事調停，由上海市政府與日方訂立停戰協定，雙方撤兵，由各國總領事及中日雙方代表組織共同委員會，監視撤兵，並推舉美國駐滬總領事克寧翰先生為主席。旋我方十九路軍亦奉令調駐福建，日本海軍陸戰隊雖亦撤退但仍留剩二千人，維持戰前人數，表面名為保僑，實則侵佔了虹口一帶的租界，此次停戰協定內，雖無賠款等情形，但唯一苛刻條件為上海市區五十基羅米突內不許留駐國軍，簡言之，已將上海劃為非武裝地

區了，當時吳鐵城市長為應付此危險局面，故立刻成立上海市保安總隊，以財部駐滬稅警團之一部份（團長齊學啓）及北平調滬之警察大隊改編而成，人數約貳千餘人，武裝齊備，惟無重武器裝備，是後對於維持滬市治安，頗為得力，使日方亦稍有顧忌。

惟日本海軍自此次事變平息以後，氣焰更為高漲，大小糾紛時起，幸吳鐵老應付有方，自雙方軍隊撤退接收戰區以後，曾物色了許多中國的日本通做警察分局長，頗能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效，尚能相安一時，記得當時的閩北分局長是梁扶初兄，他是廣東人，原先在日本學警察，且在日僑居有年，與日本的黑社會人物頗有淵源，當時他居然能親自捉拿肇事日本浪人或軍人送往日軍部懲辦，日方從無違言。

上海市政府自受一二八事變教訓後，當頗具戒心，吳市長鐵老並在市府內秘密添設軍事組，積極建設防禦工程，陸續在市區各重要據點，建築水泥堡壘，此項堡壘多建築於平房內，使敵人不易發現，事後日方或有所聞，曾時時派遣便衣人員四出探視，緣聞北地區，戰後被炸地方，坑穴甚多，雨後不免積水，竟時有日人手持釣竿，在前項水坑邊釣魚，時人認為這日人有神經病，其實就是日本偵探，市府發現後，只得派工將水坑填滿，較大的則用竹籬圍起來，以防其再來，同時上海市之龍華鎮，本屬京滬，滬杭兩鐵路交通的重要點，自實行停戰協定以後，由南京乘火車調赴杭州的軍隊，經過上海時，必須事先將番號人數及火車班次通知日方，但我軍事單位多不明此點，且認為軍隊調動應守秘密，因此而引起日

方抗議時時發生，舉此數端，可見當時所發生的麻煩事之多。後經我方加建蘇嘉鐵路，繞過上海市外圍連絡京滬、滬杭兩線，於是軍隊調動可經蘇州嘉興而轉杭州，不必經由上海龍華，始解決了前項困難。但因此亦不免引起日方的妒忌。

自七七北平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日本海軍眼看他們的陸軍在中國北方製造事端，處處佔盡了便宜，自亦不寂寞，更蠢蠢欲動，於是有意製造事端，俾藉口增兵，意圖佔領上海市而爭功，畢竟在八月初的一天傍晚，有一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大佐，駕一軍用汽車向我虹橋飛機場直衝，因虹橋機場係軍用機場，我守軍當即喝令停止前進，該大佐竟置之不理，仍繼續前進，終於雙方開槍互擊，我方守兵一人被擊斃，該大佐亦中彈斃命，於是引起了重大糾紛，日方要求懲兇並提出無理條件，我方自不能接受，經雙方派人會同調查，又因雙方均有死亡，究係何方先開槍，死無對證，故毫無結果，更使日海軍方面的不奈，況其本意係欲掀起戰事，此即屬上海八一三事變的主要原因。其中有一奇異事件可追述，即在虹橋被擊斃的日本海軍大佐，其鋼盔及手槍號碼均為十三號，世人以此為不祥之數以此可為明證，前項鋼盔及手槍原一直由筆者保存着，旋筆者於廿八年離滬後，被寄存者遺失，致勝利回滬時遍覓不得，殊為可惜。

八十八師八百壯士

自虹橋機場事件發生後，我市府曾力求和平

解決，但日海軍則別有用心，一方面任日領事館交涉，一方面已電請軍部派隊增援，幸在八一三的前二三日，我方已獲日奸情報，謂日海軍第三艦隊已出動，正在開來上海途中，俞市長鴻鈞立即報告中央準備應付，一面要求召開共同委員會，當開會時日方代表為駐上海總領事石射猪太郎，渠反首先質問我方保安團隊為何戒備森嚴，我方代表俞市長鴻鈞立即反問「日海軍第三艦隊為何開向上海途中」？當時石射猪太郎曾極力否認，經俞市長提出有力反證後，各國代表羣憤憤，使石射猪太郎即席面紅耳赤，啞口無言，於是俞市長即宣告：日方首先破壞停戰協定，自即日起前簽協定無效，在場各國代表俱表同情，日方代表鐵羽而歸，使簽訂數年之辱國條約，立即撕毀，實為我國外交史上的一大勝利，各國報紙亦競相登載，事後聽說當時石射猪太郎確實不知第三艦隊出動情形，因日本軍方根本看不起外交人員，事後日本海軍方面尚罵石射猪太郎無能，被趕回日本去了。聽說渠回去後不久即憂鬱而死了。

自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向上海出動事揭曉以後，上海情勢更趨緊張，我方保安隊及武裝警察均日夜戒備，以防日軍偷襲，筆者是時任市府秘書兼第一科長，當八一二的晚間，適奉令駐市府值夜，當時入夜情形之緊張，真所謂刁斗森嚴，行人絕跡，市府大廈內原駐有警備廿餘人，工友十餘人，筆者當晚即召集全體警訓話，並令渠等分班休息，凡休息者均一律整裝帶槍睡覺，以免臨時措手不及，筆者則身懷左輪一枝，手持駁壳槍

一枝，整夜未睡，坐鎮於辦公室電話旁，時與各方連絡，俞市長鴻鈞先生是晚亦未睡，坐鎮法租界市政府臨時辦公處時與筆者通話，是時筆者正值壯年，且在市府十年曾目擊日本累次欺辱國人行動，深具敵愾同仇的決心，如果是晚被襲，即準備抵抗，以報國家。

待凌晨四時左右，接到俞市長電話云：我方增援軍隊已到達市區，可稍事休息，天明後將市府大廈交駐軍防守後撤退回租界，至晨七時中央陸軍第七十八師師長王敬玖先生果率同團長一人抵達市府，筆者當即出迎，並請其用筆者辦公室，筆者交待完畢後，始率全體警員警繞道大場後方進入租界向俞市長報告，曾蒙嘉勉。

當時我方軍隊到達防線時，均改着警察或保安隊制服，足見我方實無意啓釁，但是晚日海軍首先發動攻擊，於是即啓戰端，起初日方未料我防線有如此堅強，盲目偷襲，死亡頗衆，我軍曾一度衝到租界楊樹浦碼頭附近，致使日海軍陸戰隊大失體面，八一四晨我空軍復飛滬助戰，我士氣更為旺盛，固守各據點，使日軍無法越雷池一步，兩軍在市區相持達一月餘之久，旋日方大批陸軍在杭州灣登陸，繞過上海市後方，我軍恐後退被切斷，方始撤退，當時有掩護撤退之八十八師壯士八百人據守四行倉庫，始終不肯撤退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膾炙人口。

上月八一三紀念日轉瞬已卅五年，數點當年在上海市府共事同人，多已作古，追憶往事，感慨萬千。

六十一年九月九日於台北